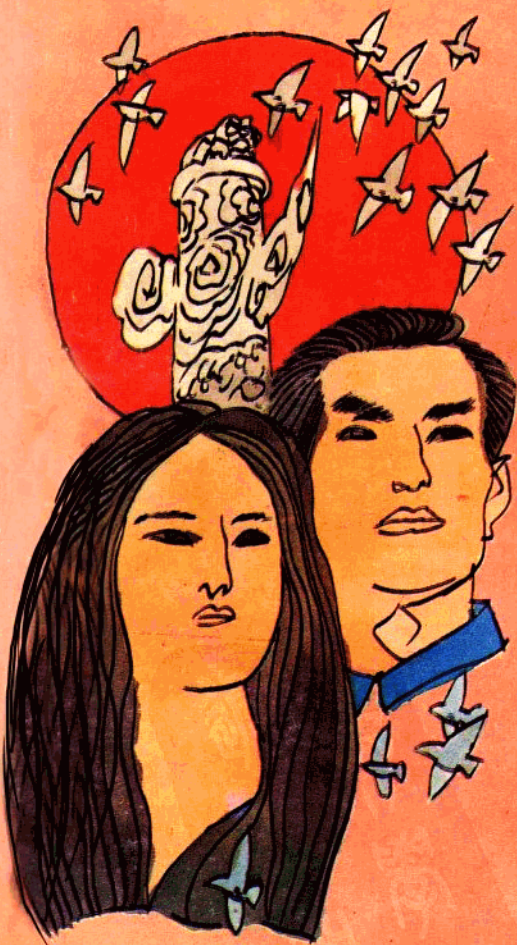


HJCS



火炬丛书
献给一学三
热爱活动

共和国的春天



四川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一	宝钢风云录.....	1
二	冰之梦.....	23
三	慕尼黑的中国旋风.....	42
四	走进八十年代.....	57
五	特级教师欧阳代娜.....	74
六	创造奇迹的女性.....	83
七	农舍客店.....	100
八	林氏三兄弟公司.....	106
九	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	117
十	一个中国农民在美国.....	145

宝钢风云录

周嘉俊

——喜讯，宝钢一期工程已被国家优质工程评审会议评上国家最高荣誉奖——优质工程金质奖！

（摘自1986年10月17日《文汇报》）

——宝钢投产一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钢铁产量超额百分之二十五完成任务，生铁合格率百分之百，高炉利用系数达到设计水平……

（摘自1986年9月16日《解放日报》）

黎明，坐在宝钢投产典礼的主席台上。凝重、端庄、严肃、兴奋。头发卷曲，脸膛黝黑，像一座沉思中的雕像。历史把如此幸运的时刻赐给了他。

这位老资格的冶金管理专家，掌握着神州百万钢铁大军的中央冶金部的副部长，现任宝钢总指挥，内心却在剧烈颤动。

他面对着新揭开的一页历史：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宝钢第一炉铁水，正在我国第一座五千吨级高炉里熔炼、沸腾。如果从七八年十二月廿三日那个阴冷的冬日风风火火地打下第一根桩算起，是七年三个月零八天。比起著称于世界钢铁之首的东邻友邦大分、君津两家同类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足足快了三年。

黎明自信地笑了。

人民代表的质询

人民大会堂里，3784位代表的心里，被一股骤然而起的旋风所冲击着，长江口那块十二平方公里大地上崛然兴起的工程，是这次旋风的中心。

宝钢总指挥叶志强（当然不是卡拉扬、小泽征尔）随着魁梧、满头银发的冶金部唐部长，被带领到指定位子上坐下。猩红的、柔软的地毯，辉映着他略带疑虑的面色。

饮过延河水，住过延安窑洞的指挥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位英雄，除了自信和嘴角上勉强保持的微笑，他反复告诫自己：镇静，镇静！

他抽着烟，竭力维持着自信和镇定的形象。浓眉下的双目依然炯炯，精明和机智。耳边响着在延河边上聆听过多少遍的“言者无罪”，那时他还没有“言者有功”的现代意识。

“我们建设这么个宝钢到底合算吗？是不是无底洞？听说要300亿？”

“呵呵，没有，没有300亿，哪会有300亿，原来140亿，因为增添了机器设备和一些附件，大概是200个亿左右……”

啊，会场出现骚动，有叹惜，有惊讶，有担忧，十亿人民的代表，还是摸不到底呀！

副部长的目光充满了忧郁。他没能意识到这种经历在岁月流逝若干年后，将会变成一种幸福和亲切的回忆，他的被扰

乱了思绪，在历史的轨迹上驰骋：三年前，他和几位副部长和高工们组成了代表团赴日考察，在日本，被称为是中国向现代化迈出探索的一步。他踌躇满志，给中央写了报告：……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急于输出资本和技术的机会，兴建我国的钢铁工业，永远丢掉十年徘徊的帽子……

抛下了一颗黑色的苦果，还是甘甜的梨，上帝心中也无数！

被称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在没有专家论证的情况下通过了，冶金部向它的数十万下属发下调遣精兵强将的春节紧急调令。那时，他觉得一切那么顺利，冬天也显得特别温暖，他没有预想到……

质询在继续着。

上海大组、北京大组，全体大会……

刊登了质询新闻的报纸在神州大地亿万群众中传阅，西方通讯社的记者以敏锐的新闻眼，看到了禁锢多年后在这样高级会议上出现的民主的氛围，向他们的读者报告：中国的人民代表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利，对两年前匆促动工兴建的宝钢，向政府部长进行最严厉的质询……

顾 问 们

于是，在一个廓清了晨曦的长江口晴朗的秋天早晨，我又和这位体格健壮的总指挥在指挥部寂静的大院里慢跑健身了。

“记者先生，通一个信息给你，我准备成立宝钢顾问委员会——”

“噢。”我被他的新决策吸引了。

“这样一个大型综合性现代化企业，世界上也没几座，光靠我们几位老总看来是不够的，要投入一切可以投入的智力。上海是人才荟集之地，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把先进技术介绍给国内其它单位用，那是美元买来的呀！”

他神彩飞扬，顾盼风生，向命运发起新的挑战。

但这位办事大刀阔斧，象浓墨泼洒的总指挥也有工笔画派的细腻，早几天，他就派黄总、凌总去市科协、大学去联络、邀请了。

“他们有顾虑，怕做顾问实际上是摆样子，当花瓶！”在下午凌总脸色沮丧地向总指挥汇报，凌总特别提到同济的俞调梅教授，这是一位早年留学美国、颇有成就的土力学专家。

“我去！”副部长毫不迟疑地说。

第一次不在。

第二次，也不在。

第三次，他又坐上那辆黑色“伏尔加”，在离教授家很远的地方、校园的一隅停下。

经过一段曲折的寻找，等候，副部长和教授在堆满土力学书籍的教授书斋中相会了。真诚使教授感动心腑，没等总指挥致热情的邀请辞，胖敦敦的土力学教授便乐呵呵地说了：“宝钢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有问题就招呼一声吧！”

“我们做得迟了。”总指挥语重心长，谦逊恳切。

两个人的心碰在一起了。

就是这位俞教授，在第二年，当宝钢的王复明总工程师在炎热的东京和日方技术人员进行桩基承载力最艰苦的谈判

时刻，他从资料室找出一份珍贵的论文，直寄东京。王总如获至宝，谈判迎刃而解，为宝钢省下了三千万美元的地基处理费。

“好，今后咱们常来常往吧！”离开教授的书斋时，副部长如释重负。

从这位教授家，走到那位教授家。他意识到，夺取胜利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明白，党需要这个胜利，使世界都知道的质询，只是催促他去取得这个胜利。他来到了同济校长李国豪教授府上。他向这位著名学者谈到了宝钢的艰难，任重而道远，他用深沉的河南乡音说：“校长，我们真诚地请你做我们的首席顾问，宝钢建在上海，又是贵校的邻居，多多关照呀！”总指挥显得幽默而有风度。

李校长面色慈和，宽阔的前额显示出学者的睿智和博大，缓慢而无声地将一杯香茗放在桌上，以颇有韵味的岭南口音说：“这主意是很好的，是不是迟了些？”学者有分寸地表达了上海科技界的看法。

“是的，是的，当时立足抢建。”一种深沉的歉疚和负荆感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勃勃雄心。

“好，今后团结合作吧！”校长颌首，搓一搓手，犹如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肯定的答数。

黑色轿车在柏油马路上疾驰，靠在软垫上的总指挥露出倦容。“去医院吧，该检查啦！”秘书提醒他那令人担忧的皮肤癌。前天，夫人致函秘书，敦请他多加关照。

“去周志宏校长家。”

八十高龄的现任交大副校长周老是中国钢铁工业一部活历史，见到副部长登门求教，老人的心激动了：“只要对宝

钢有利，我都参加。我在很多国家工作过，他们都是先引进后输出。嗯，不过要干得踏实一些！”他象对待青年一般地握着副部长的手说。他接受担任第二首席顾问的邀请。此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宝钢土地。

伏尔加风驰电掣向工地疾奔，小草绿树，工棚大厦掠过车窗，一路春风。质询似乎在催化新的力源。

啊，不沉的大地

工地，忙碌依旧。昨天，刚刚送走谷牧（这是宝钢人最熟悉的一位副总理）。接着，又送走了王震、康世恩、李清泉、江渭清、许家屯。他们留下了鼓励、督促、支持和期望。形势的钟摆正向着幸运的时刻。

然而，相送的笑声尚未消失，阴云又一次笼罩。这天，他摆脱影子般的秘书，独自悄悄地来到工地一隅。钢梁、柱架足以勾画出未来初轧厂的雄姿。他蹲在堆满钢管桩旁边那块赤裸的土地上，下意识地抓了一把土，凝视、捏碎，狠狠地掷在地上……

——宝钢初轧厂桩基发生水平位移！！

——中央书记处对此表示关心！！

晴天炸出了一个响雷！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份记者写的内参批示中所传来的信息。它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反馈。他全身颤栗。

几个小时前，副部长难以控制地对一位负责地基处理的副总发了脾气：“怎么搞的？你怎么不知道，不告诉我！”

他明白，地基如果有问题，对于宝钢无疑是一颗威力强

大的核弹，价值近百个亿的近百万吨的设备、装置、软件、硬件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宝钢啊！

从议论宝钢建设开始，一些颇有些科学水平的同志向上级送过情况，发表过讲话：莱茵河边某个工厂滑坡；密西西比河畔的钢厂一个车间滑坡；在日本，有一座桥梁也滑坡，似乎都涉及地基。

但，攻之者谓有，保之者道无。有例：

小平同志参观的日本600万吨级大分钢厂，就是围海造地而兴筑起来的新钢厂。

症结何在？

一张师大提供的地质图向我们显示：宝山地区在东晋已逐渐露出水面，滔滔长江把万里奔波中挟带而来亿万吨泥沙倾泻在这儿。

软土地基——土力学用亚粘土、亚砂土显示它的土层性质。全国最有实践经验的武汉勘测公司派出精锐部队在1.5公里×7.3公里范围内，以300米方格网的姿态作钻孔扫描，每月按期交出精确的土样物理力学数据交给日方。初轧厂也是其中之一。

一次比质询更严厉的质询！

象一颗可怕的核弹临空飞来了。

“又遇到了麻烦？”我凝视着副部长。

“算不了什么！”他还是那么自信的语调，继而又说，“我打过攀钢，那是岩山，硬地基，我们就用炸药炸平；我并不愚鲁，这里是软弱土地基，缺少经验，难道因为缺乏经验就不干啦！？”他语调激动，不断在屋内来回踱步，“利用水上运输可以节省百分之九十的运输费，长江是国际航运界

羡慕的黄金水道，能让它空流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们留恋这个？密西西比河，莱茵河，航行着满载的货轮，而我们长江呢？你去看看吧！选择这里还不是一个‘水’字！”是啊，孔夫子说，智者乐水。“我是国务院任命的总指挥，我对人民负责！”又傲慢而自负了。

“陈云同志说了，搞不好宝钢要斩马谡！”我忍不住刺了他一下。

他稍一停顿，情绪顿时凝重而深沉了许多，“我作好了准备。”

“不过，我以为还不至于在这儿失街亭。”

他侧转脸，探索地凝望着我，“其实在大盘子拍板之前，类似的问题已有人提出了，可是我们还是拍板了——”一段内涵深刻、触及实质的有份量的话在这里打住了，我不能对作为一个政府部长的他有更多的要求了。行动是剖析灵魂的手术刀。

远远的打桩机的响声又把我们的谈话拉回到地基问题上，他的目光显然地变得现实而自信。“问题是迟了，但一定会有办法，你相信么？”

“当然相信！”

但是，位移使工地笼罩上一层灰黯忙乱的阴影。

日方在工地的技术人员立即处于紧张状态，通向新日铁东京本部的国际长途电话，几乎通夜被占着，询问、磋商；冶金部——宝钢工地的自动直通微波电话，扰乱这惊悸不安的工地。

在短短几天内，画着“鹰”标的日航班机，把在土力学上颇有经验的久吾先生送到了工地；那位在我国政府级领导

面前表现十分活跃的新日铁总代表，也迅速赶到。

指挥部大院里竖着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标语牌：严格苛求！

——摸着石子过河，要科学地前进！

这是先念同志对他再三叮嘱过的话。

他找来负责地基的王总：“这是件大事，中央书记处在关心！”

慌乱中往往会提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叶部长，看来是钢管桩打的深度不够，没有打到真正的持力层，应该象西德人建议的八十米，而不是日本人的六十米！”有人提出新的建议。

“也许是桩距太大，疏落的钢管桩不胜重负上万吨的钢梁横柱！”有人提出新的见解。

有人又接过质询的话茬：“这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的一项错误的建设。”

一派泰山崩于前的危急！

他来到负责勘察地质的蒋总的办公室。年逾半百的蒋总近日显得更加消瘦了，平添了几丝白发。在这位工程师身上，充分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忍受和在事业上进取的典型气质。三十年来，他转战各地，一家四口，分居南北，十数年中只团聚四次。他曾因确认一个数据的准确而苦战十昼夜，重新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中日技术人员为之赞叹。

“蒋总，你以为桩基位移原因何在？”

“我以为问题不在地基软弱，”蒋总用手托着瘦削的下颌，冷静地回答，“从我们勘察结果看，地基的承载力是足

够的，每根桩都打入了六十米亚砂土层，这是国内外公认的可靠持力层。”

副部长看一眼墙上以各种颜色标志的各层土层的状况，苦恼地在思索着。

科学是神秘的，结论往往又是那么简朴，获得结论却要经过多么艰难的跋涉！甚至几代人的生命！

工地上纷纷扬扬。

副部长竭力保持镇静。

早晨，长江口第一线曙光开始渲染大地，朦胧的暗夜被黎明所廓清。

嚓——嚓——嚓——

他在跑步，建筑研究院的副院长王总跑在旁边，步频很低。

“你怎么看法？”

“其实位移并不可怕。”

“喔？”副部长为新鲜的观点所吸引了。

“关键是找出原因，才能确切知道是否会再扩大，或者有无害处？”

“在国外对位移有什么办法？”

“在日本，我见过用拉梁。”

“唔……”他思考着，权衡着。

“还可以选出几根位移的桩进行加压试验，求出压力曲线，再进行科学的演算、推导，这需要高层次学者和专家们智慧的协作。”

副部长立即想到尊敬的顾问们。

但是，他没有立即去找他的顾问团，他突然抛开王总，

奔离大院，找到负责施工的陆总。

陆总早起，正伏案翻阅资料，位移的烦扰同样袭扰着这位为钢铁事业操劳大半辈子的老工程师。向来办事严谨的陆总建议进行对位移桩的压试，建议在初轧厂地基旁设立对位移的监督和观察仪器，末了，他又建议着说：“这任务最好交给冶金建筑研究院承担，他们有经验，时间快！”

“好！”总指挥高兴了，老工程师的建议和另外几位工程师看法相似。

“立即进行！”他做出一个果断手势。

于是，几乎一夜之间，一所形似集装箱般的位移测试观察所神话般地在初轧厂大厂棚下突然出现了。简陋的板屋内，砵螺仪、压力仪、计算器在闪动，在显示，在报数，自动描绘出钢管桩受压的曲线。正当奇热袭沪、大地将一天的热量毫不吝啬地释放出来，小小的测试所成了蒸笼，几位工程师就成了被蒸的馒头。他们无暇他顾，专心致志，追踪那条显示桩基位移的曲线，然后，演变成数字……

与此同时，十二平方公里土地上，又出现异乎寻常的热闹场面，早生华发，年近古稀的教授、专家，有经验的工程师们，顶着烈日，迈过沙滩，越过土坑，看柱梁，测墙根，量屋基，有的虽已步履艰难，却都精神抖擞。不仅有上海的，还有来自杭州和南京的。

总指挥怀着希望，紧跟着一群智慧的长者，时或给他们扶上一把：“小心啦，教授！”

教授们对总指挥说：

杨树浦煤码头发生过位移；

外招宾馆打桩也发生过20公分位移；

巨大的上海冷库有过位移；
闵行电厂发生过侧向位移！
眼光转向国外：
日本年产六百万吨钢的君津发生过位移；
美国在湖泊地区大面积堆载场，也发生过位移！

.....

智慧在敲打科学的闸门！
智慧在探视历史的轨迹！
民主是智慧的后盾！

——总指挥在充满诗意地期待着、思考着，而他皮肤上的癌块，依然啃噬着他的精髓！

长夜难眠，扬子江口闷热不堪的夜。总指挥在闷罐子般的水泥屋里踱步，汗粒成串。

今夜，他所邀请来的首席顾问李国豪校长就宿在三公里外的宾馆里，毫无疑问，老学者正沿着科学的险境跋涉。总指挥不忍心，想催促学者早早安息，但终于一连三次犹豫地将握起的电话搁回原处。他伫立窗口，远眺几公里外巍峨的宾馆大厦，白天的一切，跃然眼前：

富丽堂皇的宝钢宾馆会客厅临时挂上了两块大黑板，从工地实地考察回来的顾问们今天成了参加答试的学生，他们的老师是人民，是党：

“经过调查，上海各项工程中，位移是经常发生的，保持在一定数字内就不必惊慌，甚至不用处理！”

“根据我们的经验，工地周围进行降水、打桩、挖土，或者大面积堆载，都可能引起位移，此类问题是国际土力学科学家探讨的课题，目前宝钢对位移桩进行的加荷试压位移桩测

验，是一个有意义的实践，对认识软土地基会有新进展！”

“上海的专家最熟悉上海的土地！”专家们动了感情，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结论和措施承担任何重压。科学家的全部恋情在于他的事业。

八月十九日凌晨，曙光初透，从试桩工地传来喜讯：桩基位移将不会发展，经过通用的反力架加荷1.5倍的试验，钢桩变形正常，钢桩承载力在设计能力之上……

几乎在此同时，红色直通电话的载波器，已将信息传到北京部长办公室。那位曾为宝钢奔波于上海、北京、东京之间的大栉凉先生，也通过安置在床头的电话机，轻松地给部里传出了信息。他们的情报功能具有世界所公认的灵敏。

一宵无眠的叶副部长驱车赶到宾馆，首席顾问已经旁若无人地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流利地进行最复杂、最细致的土力学方程式的演算，意识到肩负的重任，校长从容中又带着肃穆和庄重，然而，那代表钢管桩受压后的曲线，那个神秘的数值，加上连绵不断的阿拉伯字，仿佛是横天的大雁从这块黑板飞到另一块黑板。土力学是世界最年轻学科之一，在中国的这块十二平方公里土壤中，汲取着养料，向新的前程奔发！

“啪——”一声响，校长写完了最后一个数字，如释重负地扔下那粒用尽的粉笔头，做出一个令人难忘的手势：“就这样。”他平静地，却斩钉截铁地说。缓步向正用崇敬的目光凝视着他的副部长走去！

“请副部长报告党中央，可——以——放——心！”

副部长用厚实有力的手，牢牢地握住教授瘦弱的、捏惯粉笔和计算机的手。相视无语。

这位几十年来奋游在钢铁海洋中的骁勇之士的胸中，升腾起巨大的希望。“史诗般的工程”、钢铁——他心中最辉煌动人的诗，又一次向他显示魅力！

黎明，来到工地

“黎明同志，中央已经决定啦，由你去宝钢主持工作。”东冶部长风急电火地把他从鞍钢召回北京，就是为了要他到那块折腾了全国人民的土地上去！

黎明，静悄悄地来到了工地。

留给黎明的也只有三个春秋了。

他住进了三号楼215房间，一张小小的木板床，一条对他来说过于短小的被子，无法盖住长长的双腿，他毫不在意。致使那位老韩主任至今还在责怪秘书太不关心自己的首长。

“老韩，别动怒，被子短没关系，夜里把棉袄往上一摆不就暖和了！”黎明总是那么随和。

唉，这位大官就是这样。新当选的中委、冶金部第一副部长、宝钢总指挥，和老韩出差，就抢着替他扛包提箱，弄得老韩都不敢和他一同出差。“这位黎明在鞍钢、在攀钢都是这样，你不信？！”一次韩主任用他道地的北京腔向我介绍。

然而，谁会想到呢，在到达工地指挥部后的部务会议上，这给人光明、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的黎明，却向老总们吹去了热辣辣的一阵狂风：

“你们说，宝钢到底能不能在‘八五九’投产？”

老总们的眼睛里出现了少有的惊讶，续建的喜悦尚未消失的脸庞上，顿时飘来疑云：部长，你怎么啦？还不相信六万大军的力量？！怕斩马谡？诸葛亮的刀决不会落在你的头上的！

盲目乐观的迷雾，在工地上游荡。

“我看是没有问题的。”一位颇有施工经验的指挥开了头炮。

“经过一番努力，总可以完成的吧。”

“我看这样瞎子摸象般的搞下去，危险！”操着上海口音的大个子吴指挥忧心忡忡地回答。

.....

他有点忧虑，努力以平静的口吻说：“噢，我向各位报告一个信息，人家新日铁已有正式报告给冶金部，说根据实际状况，宝钢工程将平均被脱期三个月，诸位听清了，三一个一月一！”他的目光，在列位战将的脸上扫掠而过。什么样的眼光啊，似讽刺、似鞭策、似希望、似询问、似激励。

每一位战绩都够得上写一本大书的指挥们面容尴尬、愕然。常常从他们脸上浮现的那种自负顿时消失了。他们突然发现，温文尔雅、神态谦和的黎明不见了。

“我们面对着世界，面对着人民，面对着历史，‘八五九’，谁不在盯着，等着，你们看，”他拿起一份大《参考》，“这位外国记者说，在工地上只有稀落的人群在劳动，”他的声音低沉而有份量，胸中涌动着澎湃的心潮，

“各位都是大工地的司令官，人民交给我们二百多个亿，责任重不重？我们搞的是现代工程，不能拍脑袋，搞雾中看花